

南橘北枳

程耀恺

形，有粘腋。

有一种说法，幼果称枳实，成熟果叫枳壳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枳与橘本非一物，却被古人说成是可以像“白云苍狗”那样相互转换之物。

枳与橘同科不同属，二者却因为晏子与楚王那段著名的对话，遂成了千年话题：“晏闻之，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，时徒相似，其实味不同。所以然者何？水土异也。”对这一说法，许多人信以为真，其实不然。

橘树确实难以在淮北存活，那么橘到淮北则为枳之说，因何而起

呢？原来为了提高抗性，橘农喜欢用枳树作砧木嫁接橘，嫁接后的橘苗，在南方自然会长成橘树。有好事者将这样的橘苗，带到淮北试种，活是活了，但上面的接穗冻死了，活下来的是砧木，自然仍旧长成枳树。

晏子的问题在于，看似无可挑剔的推理论证，却导致了完全错误的结论。真实的情况是：枳生淮南为枳，生淮北亦为枳；而橘生淮南为橘，生淮北则因难以越冬而无法成活。环境确能对草木产生影响，这种影响，甚至是生与死的影响，但环境在短时间内，改变不它们的

基因，淮南与淮北的水土，有明显的差异，然而枳树有耐受性，无论南北照旧生根开花结实，对于枳树来说，淮河不设防，可以自由出入。橘就不行了，屈原写《橘颂》时称橘树“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”，他一定看到了橘树的宿命，奈因“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”的秉性，所以迄今，橘树的脚也没能跨过淮水。

这个公案提示我们，尽信书不如无书，还是陆游说的好：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

近年来淮南与淮北的农村，都在推进合村并居，作为护村绿篱的枳树，便无用武之地了，杨庄的后人迁走了，庄基变耕地，枳树自然也让位于庄稼。但我跨过淮河，到怀远县唐集看望亲戚，居然在村外碰见一大片枳树林，青枝、绿叶、白花，自成一乡野风景。也许是专门用来采摘枳实，加工枳壳的吧。



夕阳下 董泽中 摄

雨水记

程远

玉米已经开花，水稻开始抽穗，土豆愈加圆满，那些我叫出或叫不出名字的绿油油的庄稼和植物，好像正在抓住这盛夏最后一辆马车赶往秋天的舞会。其实，即使不是庄稼，就是一株草一朵花一只蚂蚁，也不想沉没在洪水之中。

村东头的岱龙江，先前的晴天里我去看过几次，那真是一条妩媚的河流。河道蜿蜒，水流清澈，蓝天白云树木庄稼倒映水中，成群结队的野鸭和家鸭时而在水中游弋，低头啄食，时而踱进滩涂上的水草丛里，寻荫纳凉。可惜，离得有些远，手机拍照不太清晰。

河边浣衣的女子见我好奇，说：去草丛里能捡到鸭蛋的，那可是纯绿色食品！

我说：鸭蛋我就不奢想了，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样子就是一种享受。

女子说：嗯呐。别说你们城里人，就是我们乡下人也喜欢呢。是的，喜欢就好。

吾乡辽东，即使梨花雨的春天，也没有江南的细雨霏霏，撑一把油纸伞走在光滑湿润的石板路上发出清脆声响的诗意。石拱桥兀立，乌篷船打转。要说有，也是泥

泞的黄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踏出胶鞋或凉鞋的印子，带起的泥巴不仅粘在脚底脚面，还有裤腿，甩也甩不掉。可我还是执着地喜欢雨天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当七月雨季来临，河套涨水，溢出河床的水漫过两岸的田地。雨稍停，我们这些孩子就会拎起水桶、背篓、竹筐，甚至脸盆——当然还有箬篱。我们是去抓鱼。鲫鱼，白鱼，鲢鱼，花鲤棒子，泥鳅等等。泥鳅是最不好抓的，需要几人合围，仓促中有时就会把蛇混进鱼里放入水桶。其实，河套并不大，鱼也不是很多，往往忙活半日连泥带水也装不到半桶，回到家里只能挑出一盘两盘，有些小鱼就直接喂食鸭鹅了。而蛇，不知逃到了哪里。

喜欢下雨，其实也是指我们这些孩子。大人们不会喜欢。尤其是持续多日的连雨天，误工误产，庄稼倒伏一地，他们怎么会喜欢呢。雨不停，母亲就从厨房的菜板上拿起一把菜刀，推开房门，狠狠地朝院子里的栅栏根处掷去，以此提醒老天爷开眼，不能再这样下啦！她以为这是一种信息传递，老天爷能感应到。

有时雨停了，有时未必。

——老天爷怎么能听从一个农妇的话呢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。少年心事当拿云。其实，我喜欢雨天，除了可以到田地里浑水摸鱼，可以把脸盆反扣在头上听那滴滴答答的声响，像少年萧红头顶一块盖帘穿梭在祖父的后花园里之外，我的另一个隐秘理由，是可以不再出去干活，甚至不去上学，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看书，画画，背诵古诗词，写颜鲁公大字。所谓晴耕雨读实乃人生至高境界。不是么？即便后来长大成人，雨天，不读书不写字不懒睡不打麻将不喝酒，甚至不抽烟不喝茶，抚窗听雨，充楞发呆，在熙攘尘世寻一处自在清闲亦未尝不可。古人说不可，无不可。不贪，亦不嗔。信然。

那日，在雨后的大雅河水塘边，我看到一个戴草帽的垂钓者坐了好久也没有钓上来一条鱼，最后吹着口哨走了。难不成他要到市场上买一条鱼回家吗？我想起相声里的一句戏言。其实，我哪里知道渔夫之乐。



江淮间农家称枳树为枸橘刺果子，这名称很形象，既有刺，又结果子。以往这种树很多，几乎是无村不有，多数用来做绿篱，也有的为种而种，权作一道风景线吧。老家汤庄后面的杨庄，是孤村独户，庄主杨四，在村子的四周，栽了一圈枸橘刺果子，只留下一扇供人畜进出的柴门，枳树的刺约一寸多长，通体一副威风凛凛不可侵犯的架式，那是一种宣示：闲人免进。唐代诗人雍陶有一次到澧州城西访友，所见的情景是“村园门巷多相似，处处春风枳壳花”，说明古人也喜欢在宅前屋后栽种几丛枳，既实用也好看。

枸橘刺果子，5-6月开出白色的小花，8月开始挂果。果子先头呈青绿色，渐渐地泛黄，如果不摘，枳实会留在枝头过冬，青枝绿叶黄果，在白雪的映衬下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到了来春，枳实会自动脱落。成熟的枳实切片或对半切开后晒干，即为药材枳壳。镇上的药店，偶尔会下乡收购枳壳，随便给几文钱，比白菜还便宜。我的外公从来不卖枳壳，因为他掌握一种治牙痛的方法，用枳壳加小茴香熬水，含在嘴里，吐掉，再将剩余的枳壳茴香水服下，止痛效果绝佳，因此他要留足枳壳，以备随时施展他的非专业特长。

枳为芸香科枳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。高可达5米，多分枝，枝绿色，多刺。叶柄有狭长的翼叶，掌状3出叶复叶，嫩叶中脉上有细毛。花两性，单朵或成对腋生，花瓣5，白色，匙形，萼片5。柑果，密被毛，近圆球形或梨形，大小差异较大，果顶微凹，有环圈，果皮粗糙，果肉含粘腋，微有香橼气味，甚酸且苦，种子阔卵

大暑日，我离开喧嚣的城市，来到一个叫岱龙江的小村庄。借住在农家的一栋二层小楼上，每天读书，写作，漫游，记录，拍照。迎早接晚，日出月落。里尔克说，谁此时没有房子，就不必建造，谁此时孤独，就永远孤独。而你，将得到伟大事物的恩赐。

这种孤独和恩赐，是我渴望已久的生活。

村庄有两条河流，一为岱龙江，一为大雅河。岱龙江发源于桓仁县最高山脉佛顶山南麓，出山不久，即与大雅河并肩东流数里，又南流交汇。明代正统五年（1440），建州女真左卫，从其原地会宁地区迁至明廷为之划定的居住范围：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。三土河是吉林省辉发河的支流三统河，婆猪江现叫浑江，冬古河亦写作栋鄂河，即今天桓仁县境大雅河的支流岱龙江。

不过今天，我并不想过多地说这个。

我只想骑自行车去看看这两条河流，确切地说是雨后的河流——连日持续大雨，暴雨，特大暴雨，打破了村庄的宁静。部分路段、桥梁被洪水冲毁。听说邻村有人员失踪，也不知找到没有。

站在大雅河石桥上，我没有矫情地发出逝者如斯的感叹。和我一样来此观看雨后河流的村人，他们更多地是关心河水是否会冲出堤坝，涌进田地，冲毁庄稼。此时，